

利用新的利益交汇，积极发展中美关系

反恐战争与中美关系

“9·11”事件促使美国朝野对传统的安全观念进行反思。美国“必须对抗的敌人即非旧苏联，也不是潜在威胁的中国，而是国际恐怖分子”。美国安全观念变化和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机遇。但中美两国在国际安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武器扩散、导弹防御体系以及中国参加WTO以后中美经济关系等方面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和矛盾。所有这些问题既没有因为进行反恐怖主义战争而扩大，也没有因为中美需要互相合作而缩小。



□ 上海国际
战略问题研究
会会长
陈佩尧 研究员

国际恐怖主义势力9月11日袭击美国重要民用及军事目标，举世震惊。美国今后几年将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并据此相应调整其对外战略，这将对中美关系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正常的军事交流对加强中美两国信任与合作关系是必要的。

旷日持久的“不对称战略”

“9·11”事件后美国立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美国认为潜伏在阿富汗并得到塔利班容留的本·拉登及其跨国组织是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是美国要打击的第一目标。为进行在阿富汗的战争，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和部署，10月7日始对阿富汗进行空中轰炸及特种部队袭击，但迄今未使塔利班屈服，也没有发现本·拉登的行踪。迹象表明美国已陷入一场欲罢不能的旷日持久的过去没有经历过的“不对称战争”或称非传统战争。战争双方的力量无法对比，战争的目标飘忽不定，现代化的战争手段在崎岖险峻的山区难以展开，美国没有短期取胜的把握。看来，美国已难以完全在大雪封山的阿富汗冬季之前粉碎恐怖主义中心和推翻塔利班政府的第一阶段任务。估计在冬季美国将继续保持空袭的同时在阿富汗建立若干据点，并派出小股特种部队进行搜索。美军和北方联盟的地面进攻将受到恶劣气候条件的阻滞难以展开。至于美国要把恐怖主义战争进一步扩大到中东、中亚和南亚甚至东南亚，摧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网络，目标只是主观设想。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困难重重。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之后把战争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作为目标的国家增加，势必招致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反对。正如缪塞尔·亨廷顿所说，美国如果打击其他恐怖组织和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这就可能扩大成为“文明冲突”。美国将冒着同10亿穆斯林人口对立的危险。美国的主要盟国也不赞成战争扩大，目前美国当局也竭力避免这种发展趋势。但战争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往往会突破从事战争的人们的意愿而蔓延和升级。目前在阿富汗的战争已造成从西亚到中亚并伸延到南亚、东南亚的地区动荡，前景不可预料。

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刚刚发动就开始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恐怖主义的发源地不仅仅在阿富汗，而是遍布世界各热点地区，不是仅依靠联合国发射巡航导弹就能达到消除根源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则在美国本土。美国受“9·11”事件冲击，迄今惊魂未定，美参众两院通过议案，授予政府更大治安权和监视

权以在国内发动反恐怖战争。自“9·11”事件以来已经拘捕了近千名疑犯并有扩大化趋势。美国政府多次向民众提醒恐怖主义报复可能再次来袭。目前作为恐怖主义袭击的手段之一——炭疽病菌的传播从佛罗里达开始扩大到华盛顿、纽约等地，议会、白宫、中央情报局、最高法院成为目标。美国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生物武器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谁是元凶。塔利班头目奥马尔10月28日在阿富汗扬言，对美国的真正战争还没有开始，他要给美国一个狠狠的教训。目前在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怖主义战争扑朔迷离，则也实实在在地日益紧张地在进行。

把当前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作为一场战争——这是非常复杂的战争，不是武力这单一手段所能完成的战争。它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美国当局对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开始有所认识，从最初的狂暴转为较理性、冷静。军方已放言要作持续多年的作战准备。可以预言这场由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将牵动世界各主要国家，使辽阔的穆斯林人口地区激烈动荡，同时也使世界最发达心脏地区也处在恐怖主义袭击的阴影之下。

安全观念改变和安全战略调整

“9·11”事件还有深层次的影响，它促使美国朝野对传统的安全观念进行反思。冷战后美国认为消除了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有两洋之隔的美国本土是绝对安全的。尽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恐怖主义使美国人伤亡达856人，其中785是国际恐怖主义所为，但主要是驻海外人员遭到袭击。美国反恐怖主义也主要为了保护在海外人员的安全。“9·11”恐怖袭击则针对本土安全部门和标志性建筑，伤亡之惨重遭重前所未有的。这表明美国本土的安全极其脆弱，原来的安全感为极度的不安全恐怖所取代。冷战后美国一直在寻找

取代苏联的对美国的新威胁。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怀疑过崛起的日本和统一后的德国，嗣后又怀疑迅速发展的中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其安全威胁的认识，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成为美国新安全观念的第一位问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发表的《2001年度国际力量对比》研究报告称，“9·11”事件标志着“全球进入一个战略新纪元”，美国“必须对抗的敌人既非旧苏联，也不是潜在威胁的中国，而是国际恐怖分子”。

安全观念的变化将导致安全战略的调整。1、美国把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美国上届政府后期已经重视防范恐怖主义，克林顿曾在联合国呼吁“反恐怖主义不仅是美国的优先问题，也是世界的优先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始终有高达70%至80%的民意支持美国政府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非常重要的”国家目标。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也把“打击恐怖主义”列为美国“极重要的国家利益”。但“9·11”事件前都没有把打击恐怖主义放在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目标的首要序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的许多言论表明正在提升“打击恐怖

美国正进行的反恐怖战争急需各方的理解。



主义”的重要地位,有可能将列入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一档。“9·11”事件后,美国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传统基金会会长富尔纳访问中国,指出美国正在对其安全战略进行反思,把反恐怖主义作为重要标准重新确定敌友。

2、坚持开展反恐怖主义战争,争取在阿富汗的战争取得进展。在阿直接目标是捕杀本·拉丹及摧毁其在阿恐怖组织和推翻塔利班政权,组织亲西方的阿富汗政府。目前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遇到的困难比其预计要严重得多。美国正遇到多方面的挑战,对手顽强地对付美国空中打击、特种部队进剿以及情报部门从内部瓦解,使美国达不到目的并难以脱身。美国所冒的风险正在发展,因平民伤亡增加而日益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并可能遭到阿拉伯世界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反对。看来美国将使反恐怖战争长期化、国际化,限制战争范围和目标,而力图制约中东的阿以冲突,推动和平进程;力促英、法、俄、土耳其等国加入在阿富汗的作战,使战争取得其他大国和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发展和巩固反恐联盟;美国冷战后日益发展的单边主义将有所收敛。当然,美国进行反恐怖战争除了报复以抚慰国内民心外还有一厢情愿的战略考虑。通过建立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达到号令广大国家,加强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乘机插手中亚、南亚地区事务,扩大美国在这些敏感地区的军事存在。

3、安全战略重心内移,致力于国内安全建设。加大对安全机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进行改革以明确维护国内安全、防范恐怖主义破坏为首要职责,强化治安,收缩对社会团体的放

任自由度,加强监管,取缔一些与恐怖活动有牵连的团体机构,甚至有可能收缩在欧洲等相对稳定地区的力量海外驻军,加强本土防御。

4、维护经济安全,积极应对雪上加霜的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在持续8年繁荣后,去年下半年进入疲软,今年第二季度增长率为0.2%,人们曾期望年底复苏。“9·11”事件使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中止交易整整一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股市休市时间最长的一次。同时有一段时间空中管制航运中断,全国关口关闭,与世界各地物流中断,正常商业活动陷于停业状态。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GDP增长预计分别为负0.5%与负2.5%,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这对美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并可能造成新的经济动荡和影响明年全球经济的成长。“9·11”事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经济运作体制的冲击并不严重,主要是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美国经济中期的走向是否能恢复原有轨迹,从疲软趋向回升,一方面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还要看美国对恐怖袭击的处理是否得当,民众心理上能否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布什政府准备采取一项财政刺激方案,包括一系列减息、降税、补贴和增加政府开支等措施,预计总规模达1000多亿美元。但这些刺激能否恢复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还要看军事和政治因素。如果反恐怖战争取不得有效成果,美国内政治持续不稳定,美国经济的复苏就十分困难。

总之,美国的安全观念改变和战略调整,将促使美国战略内向化关注自身安全和经济问题,对外较注重国际合作。这些世界和中美关系都是有益的,但这些变化也是有限的,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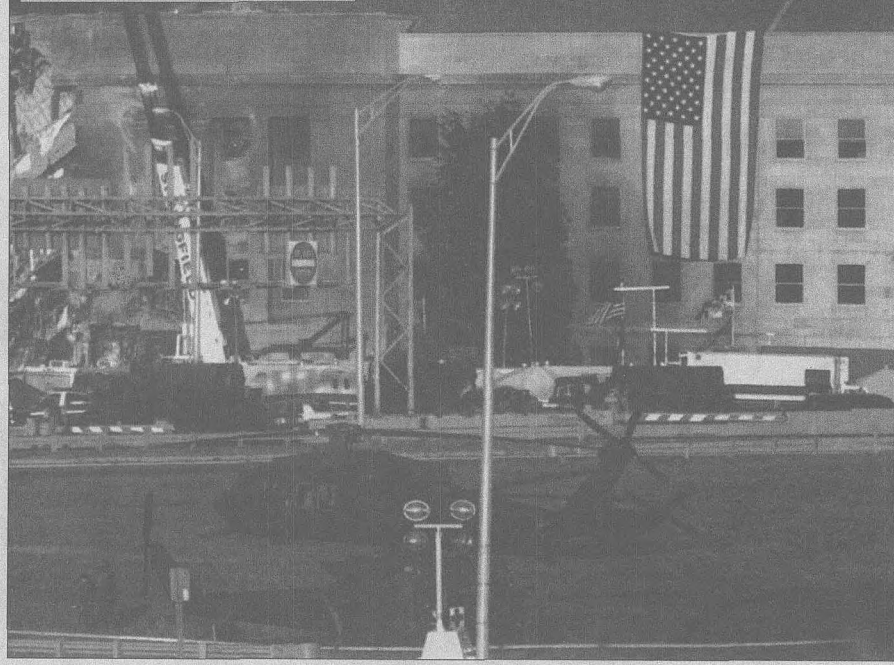
上不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不会变化;美国谋求世界事务主导权的战略目标没有变化;美国用以达成其战略目标的联盟体系没有变化;美国在欧亚的军事战略部署也保持不变;美国拥有毁灭全球的核武器系统并奉行核威慑政策也不愿改变,反恐战争中美国当局重申继续发展NMD系统以增强其核威慑力量。这表明美国的战略地位、战略目标和达成目标的基本手段都总体地保持不变。目前国内有一些学者对“9·11”事件影响的评估有失客观,认为“9·11”事件使美国从“救世主”、“世界警察”变为“需要别国帮助来保护自身安全”,“是美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美国不得不改变战略和政策。显然这种评估缺乏依据。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战略调整仅反映在把反恐怖主义提升为国家安全战备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不是唯一的主要目标,采取措施加强对国内恐怖破坏的防范,更重视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对外战略中集中力量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综合手段打击威胁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摧毁恐怖活动基地;对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实施武力打击,有的采取政治经济手段进行分化争取;在密切同盟国关系的同时争取同过去“非敌非友”的主要国家特别对俄罗斯和中国改善关系,进行反恐怖合作。鉴于俄罗斯同中亚诸国在防务上的密切关系,中亚国家在美国对阿富汗的反恐怖战争中处于前沿位置。俄罗斯主动沟通中亚国家在反恐怖战争中又积极配合美国,目前美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美国也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积极配合,把车臣的分离主义力量从过去称为“自由战士”改为“恐怖分子”。同时,美国也重视同中国的反恐怖合作。

中美关系新的利益交汇

美国在“9·11”事件后安全观念的变化和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中美关系的改变,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机遇。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甚至可达本届布什政府的四年任期内),美国将以反恐怖主义作为内外政策的优先考虑,反恐怖主义的战争和防范恐怖主义的袭击将时紧时松不会止息,反恐怖主义战争甚至有扩大化的危险。由于恐怖主义的隐秘性和分期活动的特点,势大财雄的美



遭到恐怖袭击的美国五角大楼。



国也无力单独对付。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联手打击恐怖活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这一合作不仅包括北约盟国、俄罗斯和中国，还包括穆斯林国家。在美国寻求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合作中，中国处于特殊的位置：全球恐怖活动的总部和重要基地就在中国近旁的阿富汗，是打击阿富汗恐怖主义基地的前沿：南面是巴基斯坦，北面是中亚诸国。中国同巴基斯坦具有传统的密切关系；同中亚诸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以合作反对恐怖主义为主要任务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穆斯林国家存在友好关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时期中国仍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反恐怖主义立场，在反对恐怖主义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其他国家无法替代。因此很自然，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

对中国来说，国际恐怖主义的恶性发展不仅威胁美国，而且威胁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危及世界的稳定。中国站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和保持国际大局稳定的方针，自然会积极参加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同时，在中国西北部边境活动着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他们鼓吹要进行“十年恐怖战”，破坏中国西部稳定，阴谋分裂祖国。他们许多人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基地受训练被派回中国进行恐怖破坏活动，20世

纪90年代以来在乌鲁木齐、阿克苏、伊宁等地制造多起恐怖爆炸事件和煽动大规模骚乱。因此，反对恐怖主义也是维护中国自身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利益所在。

“9·11”事件后江泽民主席适时应邀同布什总统通话，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10月下旬布什总统不顾美国正在阿富汗进行战争的紧急状态，到上海参加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江泽民主席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进行合作取得共识，并为推进两国关系而共同努力。布什总统强调，国际恐怖主义是美中面临的共同威胁，两国应携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消除共同威胁。美中“一起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江泽民主席认为，中美关系正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双方开展高层战略对话。他还表示中美之间可以建立中长期反恐怖主义合作机制。最近的事实表明，中美之间不仅在经济贸易和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而且在维护双方本土安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新的共同利益的交汇使中美关系近来明显改善。布什总统在上海改变了过去他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不提“竞争关系”，也不提一般性的“建设性关系”，而反复强调美中是“建设性合作关系”。由于布什总统和各经济体领导人的合作态度，使上海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

是，台湾当局借故拒绝出席非正式首脑会议，企图挑动事端争取美国等同情支持，破坏会议气氛，但美国等各经济体成员首脑都不予理会，美国这次不肯充当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保护人。

当然，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要有客观的恰如其分的估量。反恐怖主义斗争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机，增加了合作的动力，使中美关系不仅在气氛上而且在实质内容上推进了一步，前景看好。但中美两国在国际安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武器扩散、导弹防御体系以及中国参加WTO以后中美经济关系等方面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和矛盾。所有这些问题既没有因为进行反恐怖主义战争而扩大，也没有因为中美需要互相合作而缩小。反恐怖主义只是在中美关系增添了一个合作因素，为中美改善关系进一步合作创造条件，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原有的分歧和矛盾。美国国会“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达马托等人访问上海时也指出，“9·11”事件只是暂时掩盖了美中两国的严重分歧，两国的分歧和问题仍然存在。

中美关系的状况决定于多种因素的互动和综合，还没有某种单一的因素能够影响或决定中美关系的全局。反对恐怖主义的合作尽管十分重要，但不足以改变中美关系的全局。由于影响中美关系的多种因素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中美关系也将不时出现或好或坏的变化。从美国政府来说，冷战后其对华政策一直没有定型，这是布什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经常摇摆的原因。美国发展反恐怖战争后对华政策仍未定型，当前应利用中美关系改善的时机，积极推动中美关系趋向稳定，积极加强合作，为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稳定从西北到西南的周边环境，在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同时加强防务，防范周边动荡波及我国。

致歉启事

本刊总429期所载《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回眸》一文，经张伟先生检举，系剽窃作品，该文原发表于2001年8月4日《环球时报》，原发表标题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纪实》，原文署名张伟。这一失误系由我们工作失误而造成，本刊已采取措施追究有关责任。谨此说明真相，并向张伟先生及广大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